

北冰洋的呼聲

阿·惠定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序　　言

這本書是根據真事寫成的。書中描寫蘇聯輪船契留斯金號在北海道試航的情形。(北海道從白海開始，經過北冰洋，沿着西伯利亞北部的海岸，一直到太平洋。)一九三三年，契留斯金號進入了從來沒有船只航行的、無邊無際的北冰洋，結果在途中沉沒了。船上一百多個人在裂開的、漂流的冰塊上逗留了好幾個星期。當時，不僅蘇聯人民積極設法儘快去援救遇難的人們，全世界到處都有成千成萬的男人、女人和小孩在關怀着他們的命運。

這也是事實：一伙住在布拉格的、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，組織了探險隊，偷偷地離開了家，到“北方”去救船破遇難的人。勇敢的小孩帶了一面旗子，旗子上寫着：“個人為大家，大家為個人。”警察和孩子們的急壞了的父母，向報館和電台報告了這回事，於是好幾個國家的報紙和電台報導了關於這小孩的新聞。在冰塊上，契留斯金探險隊的隊員們在帳幕里收聽了勇敢的小孩逃跑的消息。小孩們，和許許多多別的人一樣，表示了他們多么熱愛和關懷遇難的人們。這種熱愛和關懷鼓舞了遇難的人們，使得他們能夠盡一切力量跟黑夜、冰塊、飢餓和死亡鬥爭，並且堅持到底。最後，來自祖國的勇敢飛行員救了他們。

作　者

目 錄

序 言

1. 一伙小孩打算干大事	1
2. 在北冰洋中	23
3. 一个探險隊准备起來了	51
4. 冰塊上的营房	65
5. 远行	88
6. 个人为大家，大家为个人.....	127
7. 神秘的隧道.....	159
8. 哈蘭特巷的小英雄們.....	188

1. 一伙小孩打算干大事

楼房里的人們都在睡午覺。安东的朋友：有一只木制的假腿的鲁弟、胖子阿烈克斯和別的住在哈蘭特巷的小孩，好像都睡了。

安东·梅哈斯站在厨房的窗旁，看下面的空院子。他感到無聊極了。

連那个老是喜欢到处窺探的貝皮·諾瓦克都不見了。这时，卡尔走進院子來。他在大干酪旅館的酒吧間里当小伙計。他圍着一条綠圍裙，手里提着一只噴水壺。卡尔在小菩提樹上澆了水。这菩提樹原來放在酒吧間里。他还澆了澆几株常春花，然后把剩下的水倒在兩只毛茸茸的黑猫身上。这两只猫懒洋洋地躺在花盆旁边。它們叫了声“咪噢”，很快地跑了。安东因为煩悶得很，并不覺得这事好笑。

楼房和大干酪旅館都屬於貝皮的父母諾瓦克夫妇。諾瓦克夫妇一点也不喜欢畜生。他們因为最恨老鼠，只好养了一条捕老鼠的狗和兩只猫。这幢旧楼房里，老鼠可不少。小狗弗利浦的職責，就是不讓老鼠在酒館的地窖里偷吃火腿和臘腸。可是弗利浦并不去捕老鼠。它不像別的捕

老鼠的狗那样做一点有用的事，却整天在院子里瞎跑。它时常带着渴望的神情朝三層樓上看。在那兒，住着梅哈斯家的一条活潑伶俐的小狗洛利。

因为弗利浦不肯捕老鼠，諾瓦克買了兩只猫。它們有兩個很怪的名字：一个叫尼罗〔注一〕，一个叫小鬼。可是喚它們時，它們並不來。它們害怕老鼠。怎么教它們去捉老鼠，都沒有用。最后，小計卡尔自己去捉老鼠。他拿了一只死老鼠，从地窖里出來，然后把老鼠像活的一样放在厨房的地面上。他想要試試看，兩只猫会不会捉老鼠。它們却把背聳得高高的，害怕地“呼呼”叫，身上的黑毛直挺挺地豎了起來。有人开了門，它們就逃跑了。于是諾瓦克先生决定讓這兩头不尽职的畜生挨餓，他想要迫使它們去捉老鼠。“我当时为什么要買它們呢？”他說。但它們仍旧不捉老鼠，只是越來越瘦了，毛也長得更蓬乱。小計不忍心看見它們这样，便偷偷地把剩下的食物給它們吃。有时，他甚至給它們一碟牛奶。

卡尔走了。院子里又是空空的了。站在窗旁的安东，不高兴地皺了皺眉头。他用小刀子慢吞吞地修指甲。唉，他悶得怪难受。他还留在布拉格〔注二〕，的确是个耻辱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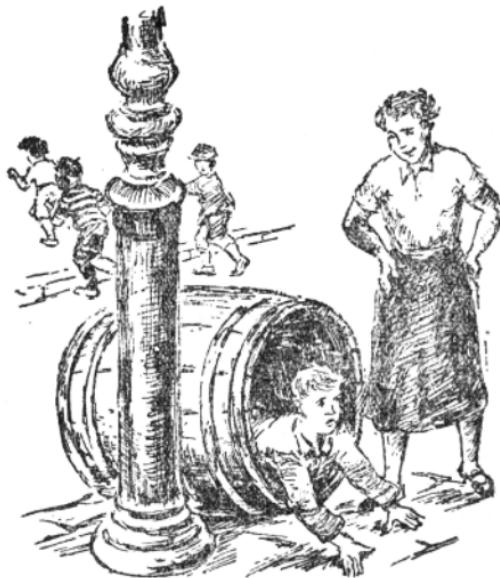
原來，安东下了决心要創一个奇迹。他沒心思、也沒工夫去想別的事。有一个叫基尔巴特里克的美國人，曾想要爬在一个木桶里，讓水流把木桶从尼加拉瀑布〔注三〕上冲下去，可是他沒有成功。住在哈蘭特巷的安东，決定要照这个美國人那样去做。在三个星期前，他聽說基尔巴

〔注一〕 尼罗是羅馬帝國的皇帝（公元54—68年）。

〔注二〕 布拉格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。安东住在布拉格哈蘭特巷。

〔注三〕 尼加拉瀑布在美國的东北部。

特里克作了这个勇敢的嘗試，从那时起，安东就天天鍛煉自己。他一有机会，就爬在啤酒桶里，請他的朋友在街上滾這個桶子。安东是个聰明的、意志堅強的孩子。他用勞動換來了這個木桶。星期日，他整天在大干酪旅館帮卡尔洗碗。那天晚上，他簡直睡不着，因為鹹水灼傷了他的手。



这种鍛煉並不簡單，必須能够坚持下去。在第一天，安东就和竹筒里的骰子一样被擲來擲去。最后，木桶撞在路灯的柱子上，他还沒有完全清醒過來，就給母親在一伙小孩面前，狠狠地教訓了一頓。她說，他照理應該挨一頓打。这件事使他在同伴當中的地位降低了一些，并且使他暂时失去了信心。可是，安东漸漸學會在桶里收縮自己的長胳膊和腿。在必要时，他用手脚撐住木桶的內壁，或者把自己變得和橡皮人一样有彈性。他真了不起！听他的口气，对他說來，要“征服尼加拉”是件很容易的事。

安东已經十二歲半了。他相信世界上沒有他办不到的事。別人問他

几歲時，他老是多說一點：“十三歲了！”

安东的父親早就去世了。安东的弟弟菲迪比他小四歲。他把安东當做大人。安东有著兩只炯炯發光的黑眼睛。當他以為母親給他的果子湯比給菲迪的少時，他的眼睛就會露出責備的神情。他長著一頭黃鬚髮，好像他是一個長黃頭髮的黑人一樣。他的胳膊顯得很長，因為他的衣袖老是很快就短了，而他母親擰的線很少，不能在他每次長高了幾寸以後，立刻就花一百塊錢給他買新衣服。梅哈斯太太在一個機關里當打字員。她一個人要養活她母親和兩個男孩。

安东盼望自己能够早一点掙錢。他想帶一些獎品回來，或者發明什麼東西。他愛搞些瑣碎的工作。他是个很好的機械師。他对木哨子、彈弓和這一類的東西，已經不發生興趣了。他曾經造了个發電機。他花了十四天工夫，費了很大的氣力，把一塊木頭很精致地鏽空了。他在裏面裝了個蒸汽發動機，就這樣造好了一艘有螺旋槳的輪船。這船可以在水上航行，不過走得和烏龜一樣慢。最近，他在盥洗室裏裝了個通廚房的電鈴。別人問他為什麼要裝電鈴，他就露出非常嚴肅的神情說：“為了要它叮當响！”菲迪洗臉時，老是害怕自己會觸電。“孩子，”梅哈斯太太曾對安东說，“你應該做些聰明點的、有用的事。”她一面說，一面伸手去拿鐵鏈。這時，鐵鏈像條上了鉤的魚那樣，在她面前跳了起來。這也是安东搞出來的。他在爐子後面偷偷地裝了個用鐵絲、繩子、杠杆和滑輪製造的機關。他快樂地跳了起來，因為他的母親還以為這是什麼奇怪的魔術。

“這都算不了什麼，”安东對自己說，“我應該做一件偉大的事。假使我現在在美國，那該多么好！我的一伙同伴也必須一塊去。如果阿烈克斯不這樣固執，我們現在早就在海上漂游了！”



小菲迪也不想去美國。他想去看摩爾道河〔注〕的急流，或者去參觀節日的市集。菲迪提出這種建議的時候，安东就輕蔑地噓鼻子。安东知道，只要自己准备好行裝，一本正經地對弟弟說：“再見，菲迪！我要到尼加拉去。你替我向外婆問聲好。可是要等我走了，再去向她問好。”——那末菲迪一定会先哭一陣，然后就干脆跟他一塊去。安东的朋友和同學阿烈克斯，却是个嚴重的障礙。那家伙坚持要到南非洲去找寶石。阿烈克斯說，如果他找不到寶石，他就要獵取象牙。安东只好笑笑。哪里有這樣容易的事！要到非洲去，只有一个旧木桶可不行！至少還應該有一支連發槍和爆破子彈。还需要許多黑人領路和扛行李。只有探險隊才能够到非洲去。假使阿烈克斯的父親是個美國電影公司的老板，他還能够去。可是阿烈克斯的父親叶里納克先生是個送牛奶的馬夫，而且他現在失業了。阿烈克斯和他的妹妹很愛踢足球，但他們連足球都踢不起，因为一個足球值很多錢，一双普通的球鞋也值很多錢。錢從哪兒來呢？

安东又嘆了口氣。他的一伙同伴曾經結為兄

〔注〕摩爾道河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，經布拉格，流入易北河，現在改名弗爾塔瓦河。



弟。他們的結社有个秘密的标记。那是个螺旋槳，上面寫着：“个人为大家。大家为个人。”他們發过誓要永远忠实、友好和不分离。唉，假使安东当时沒有發誓的話，他今天就可以从遙远的地方給母親寄風景明信片了。他一定早就离开他的同伴了……

“砰！”正在安东起了这种要遺弃同伴的念头时，一粒豌豆打在窗上。小狗洛利从沙發下冲出來，拚命地吠。这粒豌豆是“胖印第安人”阿烈克斯射的。他閉着一只眼睛，拉緊了彈弓，站在下面。

阿烈克斯虽然住在布拉格，却过着真正的印第安人的生活。

“把头藏起來！”他向上面叫。

太晚了。第二粒豌豆已經射出去了。安东摸了摸面頰。阿烈克斯这家伙，用豌豆射击，射得真准，安东在贊嘆着。

“安东，我們在集合了！”神槍手向上面叫。他把他的長滿了雀斑的朝天鼻子抬起來。“大家都在營里等你！”

“你去告訴他們，我馬上就來，”安东回答說。他現在又像个首領了。

胖阿烈克斯把彈弓插在短褲子的口袋里，像印第安人那样喊了几声，就跑了。

在这一剎那間，諾瓦克家的窗帘輕輕地動了動。貝皮偷偷地往院子里看了看。啊！那兩個頑童和他們的惡狗出來了。貝皮一看見那条狗，就氣得直發抖。只要那个畜生再敢來嗅嗅他的弗利浦，他就要收拾它。貝皮氣得眯縫了眼睛。他跑到爐子旁去，拿了一塊木头。太晚了！洛利提起了它的弯曲的腿，跟着那兩個姓梅哈斯的小孩，跑到大門口去了。

貝皮每次看見梅哈斯的狗时，便要生气。原來，在半年前，他为了这条狗，挨了一頓打。事情是这样的：貝皮用他的“釣狗鉤”捉到了洛利。所

謂“釣狗釣”是根系着一塊臘腸的繩子。那個畜生自己來上了釣，難道是貝皮的過錯嗎？正當他很快地轉動繩子的時候，安东和他的朋友魯弟·克拉梅來了。這兩個野蠻的孩子立刻把他揍了一頓，好像他犯了什么不得了的罪一樣。假使他沒有捉到洛利，這條沒有主的野狗，一定會給捉狗的警察捉去！

一直到現在，只要貝皮想到了這事，他就要生氣。魯弟甚至用木拐杖打他，而這都是為了那條可惡的狗。“這條狗從現在起歸我們這小孩保護。如果你還敢動它一下，我就要把它好好揍一頓！你明白了吗？”安东竟敢對他這樣說。安东還狠狠地看了他一眼，就像電影上的大猩猩金剛一樣。接着，安东和魯弟，那兩個頑童，就干脆把他的狗帶去了。

嘿，你們等着瞧吧！

貝皮整個下午都留在家里。他坐在那兒，臉上露出陰險的表情。他在計劃怎樣報仇。

魯弟的叔叔替一個建築師當看守人。他看守一堆木材。這木材堆在離哈蘭特巷不遠的工地上。哈蘭特巷的一伙小孩就在这木材堆中扎了營。魯弟的叔叔保管着工地大門上的鑰匙。威利叔叔很愛小孩，魯弟有時去拿這把鑰匙，這位叔叔就裝做沒有看見。

在工地上，小孩們可以痛快地玩耍和胡鬧。放暑假的時候，他們整天在那兒定計劃，玩強盜和警察的遊戲，捉迷藏，或者玩“抽烏龜”。有時，他們懶洋洋地躺在太陽下面。有時，他們從木堆上往下跳，練習跳遠。

兩個姓梅哈斯的男孩跑到高高的木板牆跟前，因為跑得太快，氣都透不過來了。安东把兩個指頭插在嘴里，吹了幾聲口哨。他先短短地吹

了四下，然后吹了一声長的。

这是他們的暗号。門吱軋地开了。不耐煩地把前脚抵在門上的洛利，跌了一交。幸虧它那弯曲的腿站得很穩，所以它沒有跌倒。它快乐得發狂似地冲到營里去。

“你必須帮助我，魯弟，”安东一面走，一面小声說，“今天我們一定要設法使阿烈克斯改变他的主意。我不能够再等下去了，你懂嗎？”

安东把胳膊搭在朋友的肩上。他做出很重要的样子，激动地对鲁弟說話。鲁弟因为有条假腿，不能一塊去，真可惜！安东知道鲁弟一定会願意去。安东很喜欢这个不爱說話的男孩。鲁弟最爱坐在收音机旁，收听遙远的电台的广播。他也爱看書和集邮。安东可以完全信任他。

安东請鲁弟帮助他劝阿烈克斯。可是很奇怪，鲁弟并不回答什么。他不說“好”，也不說“不好”。他在一伙小孩旁边，不声不响地在木板上蹲下去，皱起了眉头，臉上露出沉思的神情。

“他怎么啦？”安东自言自語地說。

大家都來了。這兒除了安东和鲁弟以外，还有阿烈克斯、阿烈克斯的妹妹罗茜和弟弟特奧多。特奧多还是个兜着尿布的小孩。孩子們叫他潘卡拉，因为他有一双和潘卡拉牌鉛筆廣告上的小人一样的翹耳朵。（这个綽号是安东給他起的。安东最会給人起綽号。）孩子們老是帶着潘卡拉到各处去玩。如果母親知道这回事，她一定会生气。

洛利屬於这伙小孩。它驕傲地坐在孩子們当中，一会儿眨眨眼睛，一会儿激动地搖搖垂下來的耳朵。它深怕自己会听不見什么。洛利爱这伙小孩，小孩們也愛它。它長着棕色的毛。它的腿非常短，仿佛它因为老是跑來跑去，把腿磨短了似的。它老是和哈蘭特巷的小孩們同甘共苦。

为了保护这群小孩，必要时它願意讓貝皮打死自己。

安东爬到一塊大木头上去。他等大家靜了下來，便摸了摸額頭，開始說話。

“朋友們，”他說，“我們开会了。我先說几句話。你們反對嗎？”

“啊！”阿烈克斯懷疑地叫起來。他接着用勁地吸了口煙。這支香烟是他用紙和栗樹上干枯的葉子卷成的。它像一塊煤餅那樣冒濃煙。

“我發誓，孩子們，”安东激動地說（他假裝沒有聽見阿烈克斯的叫聲），“我不願意留在布拉格……”

“你們聽他說什麼！”阿烈克斯又打斷了安东的話，“他还算是首領哩！”

“喂，別說話！”菲迪用響亮的聲音插進來說。

“我創了世界紀錄以後，”安东繼續說，“你們就會明白一切，孩子們。我擔保那時我們這伙小孩會出名。即使胖印第安人不相信，我還是會成功！”

孩子們給阿烈克斯起了個綽號：“胖印第安人”。這首先是因为他雖然很少有機會吃飽，却長得非常胖；其次是因为他只要拿到一本關於印第安人的書，就會狼吞虎咽地看這本書。

“我們永遠也看不到你成功，”阿烈克斯說。他露出嘲笑的神情，拿起自制的煙卷兒，吸了一口煙。

“你懂什麼，你這個小胖子！”安东輕蔑地回答說，好像阿烈克斯一點也不能阻礙他。其實，他的臉已經通紅了。

阿烈克斯搖了搖手，抬起了眼皮，斜看了安东一眼，便伸出舌头。一伙小孩都大聲笑了起來。潘卡拉也咧開了嘴。他的嘴角差些碰到那兩只

大耳朵。只有洛利保持了嚴肅的样子。它叫了几声，不停地用尾巴敲打木板，好像要叫小孩們恢复秩序一样。

“靜下來！”安东叫着。“真可惡，太不成話了！我們到底在幼兒園里，还是在軍營里？靜下來！我們現在來表決我們去尼加拉，还是給阿烈克斯煎一条香腸吃……”

“是的，你說得好，”胖子阿烈克斯生气地說。他的兩頰也通紅了。“尼加拉就是你的‘香腸’。你別譏笑我。我當會員當得最久。我也要生气了。我建議表決去不去南非洲。你把你自己的和你的木桶收拾起來吧！”

安东推了鲁弟一下。这就等于說：“你幫助我呀！”可是鲁弟像个木头人一样，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兒。

“而且，”阿烈克斯帶着勝利的口吻繼續說，同时在搖擺着他的赤裸裸的兩只腿，“我、罗茜和特奧多贊成到非洲去。鲁弟守中立。所以你和菲迪失敗了……”

“潘卡拉有表決權？你的腦袋有毛病嗎？”安东很生气地叫着，并且用手指在阿烈克斯的額头上敲了敲。“这小孩兒坐電車還不要買票，怎么可以有表決權？”

“慢一點，慢一點！”阿烈克斯打斷了他的話，“特奧多屬不屬於我們這伙小孩？”

小菲迪帮助自己的哥哥。“潘卡拉還是個嬰兒！”他叫着。他輕蔑地看了潘卡拉。潘卡拉却在莫名其妙地吮他的大拇指。

“如果安东說，我們可以騎在龍身上，飛到月亮上去，菲迪也會認為他說得對，”罗茜為她家庭的名譽辯護。“而且，”她驕傲地說，“我們的特奧多已經有十八個月了！”在這一剎那間，罗茜跳了起來，驚慌地把潘卡拉

拉抱开，叫道：“嘘嘘！”可是太晚了。天真地朝前面看的特奧多已經尿在姊姊的身上了。

“替你的选民换换尿布吧！”首領譏諷地說。他冷笑了。“这孩子还在人身上撒尿哩。”

“咳，你不害羞嗎，潘卡拉！”小保姆罗茜罵着，“你的年紀这么大了，还隨地撒尿，真不怕难为情！”小潘卡拉过意不去，便伤心地哭起來了。洛利也開始吠。首領做了个鬼臉。阿烈克斯憤怒地望着他的弟弟。

“嬰兒不能参加表决，”安东表示。他把拳头挑战似地插在褲子口袋里。“是的，而且我还要告訴你們：洛利自然贊成到尼加拉去。”

阿烈克斯固执地噘起了下唇，向大伙宣布：“我还是到南非洲去。我现在就告訴你們：我打算明天去。你們的表决，我才不管！”

“阿烈克斯，你別这样傻！”罗茜伤心地說，“唉，这些兄弟！母親還說阿烈克斯是个乖孩子。她可以信任他。可是你等着吧，我会告訴她！”罗茜一面說，一面用勁地扣上潘卡拉的褲子。

“母親說什么了？”阿烈克斯生气極了。乖孩子？他是个乖孩子？对于阿烈克斯說來，这是最大的侮辱。他要当頑童、勇士、男子漢。他盼望自己可以刮臉，有深沉的声音。他希望自己接到邮差送來的信，真正的信。他决不願意忍受这种侮辱！

“你敢告我！”他走到比他小一歲的妹妹身旁，威脅着她。“我会給你厉害看，你这个傻丫頭！”

罗茜并不回答。她干脆把身子轉到另一边去。

“那末，大家同意了？”安东很快地問。他想利用他們俩吵架的机会，來决定这件事。他同时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。安东因为有一个手表，感

到非常驕傲。孩子們也都羨慕他。“我們就到尼加拉去吧。明天，在這個時候，大家在營里集合。既然沒有人反對，就算通過了。這樣很好。在明天以前，我會訂好一個詳細的計劃。然後，我們再決定帶什麼東西。阿烈克斯，你



的手電筒沒有毛病嗎？”

“我的手電筒和我自己要留在这兒！”阿烈克斯連氣都透不過來了。

洛利悲哀地垂下耳朵。它最不喜歡別人吵架。它幾次生氣地叫几聲，并且抬起头來。

這時，魯弟站了起來。他用拐杖使勁地在木板上敲了敲。大家都靜默了。“我不贊成你們到尼加拉去，孩子們，”瘦瘦的魯弟表示，“可是……”

“好啦，安东，”阿烈克斯得意地說，朝香煙上吐了一口唾沫，弄得煙火嗤嗤響。“連魯弟都支持我！”

可是魯弟果斷地望着阿烈克斯說：“到非洲去，也沒有什麼意思。”
“怎麼？”阿烈克斯問。

羅茜高興了。“好！”她叫着。她心底里一直贊成留在家里。

“你們的旅行計劃，使我們一伙小孩鬧不團結，”魯弟繼續說，“這樣下去，我們說不定會打起來。孩子們，你們忘了我們發的誓嗎？”

一伙小孩都不說話。安东驚慌地咬着他的領帶。

“我們何苦要這樣呢？”鲁弟說。他摸了一下自己的棕色頭髮。這頭髮剪得很短，並且是豎起來的。“你自己說，安东，如果你和那個木桶，能夠安全地到达下面，這對誰有好處？而且這算是什麼運動？”

安东覺得鲁弟完全誤解了他的意圖。他失望地垂下他的長胳膊。

“阿烈克斯，如果你找到了寶石，這對誰有好處？”鲁弟繼續說。“如果你真能够找到一些寶石，你就變做一個有錢的人。你難道要做個大財主嗎？”

“決不，”阿烈克斯保証說，“我們當然要平分……”

“這是什麼話！”鲁弟憤怒地說，“我們這些哈蘭特巷的小孩才不要一大堆金錢，是吧，孩子們？”大家都表示同意。小菲迪覺得特別興奮。連阿烈克斯也不得不承



認魯弟的話有點道理。

羅茜吃吃地笑了。她嚷着說：“你說得對。你們長大了，千万不要像諾瓦克那样，挺着一个大肚子跑來跑去，在收不到房租的時候，眼睛里就露出凶惡的神情。”

大家笑了。他們都認得大干酪旅館的老板。他在自己出租的房子裡，上下樓梯的神氣，好像這幢房子是座皇宮一樣。在哈蘭特巷十五號的房子里，沒有人喜歡貝皮的父親。

“我們不願意做諾瓦克，”魯弟繼續說，“我們要當英雄，孩子們！”

“好極了！就和湯姆·米克斯[注一]一样！”

“別胡說，阿烈克斯！不要和湯姆·米克斯一样。要像那個有名的偵探福爾摩斯[注二]！”小菲迪反駁胖印第安人。

“就算湯姆·米克斯勇敢，”魯弟在阿烈克斯和菲迪搶着插嘴以後說，“福爾摩斯也是個大胆的家伙……”

“當然羅！”安东打了个岔，“阿烈克斯才比不上他哩……”

“……可是他們倆还不够好，”魯弟向孩子們解釋，“福爾摩斯只不過是個非常機警的偵探。像諾瓦克這種人被搶了，他就去幫助他們。我認為我們必須幫應該幫的人，幫真正需要幫助的人。威利叔叔說，只有不顧任何危險，主持正義和拯救遇難的同伴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英雄。”

“我什么都不怕，”安东說，“但我們可以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們應該當英雄，當真正的英雄，”魯弟說。他的聲音有點發抖。“我們這伙小孩應該創造真正的英雄事迹。我們應該為哈蘭特巷爭光！”

〔注一〕 湯姆·米克斯是美國電影中的牧童和神槍手。

〔注二〕 福爾摩斯是英國小說家柯南·道爾偵探小說中的主人翁。